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二八三回 用奇刑假知縣招供 梟逆首勇副將監斬

卻說毛如虎使出運氣功夫。施公笑道：「好大膽的逆賊，本部堂早已制下一物，預備給你受用。今爾挺刑如此，本部堂必給你受用了。」說着便命施安將新制刑具取來。施安即刻取來擺在堂上。書差人等，但見此物係檀木做成，約一尺長短，通體圓滑，上粗下細，一根木棍，安在一張檀木板凳中間，下面有關扭子消息，彷彿木驢形式。朱光祖、關小西、黃天霸三人一齊走下，將毛如虎拖上板凳，左右按定。朱光祖便將木棍，從褲子外鑽入谷道。施公又命人鞭背。叫兩人在他腰上，用夾棍夾起。毛如虎此時被木棍搗入，氣運不來，又兼夾棍、背花，痛楚難受，只得喊道：「罷了罷了！施不全，你不要動手了，咱招出，給你去邀功罷！」施公命鬆了夾棍，住了鞭背，便喝道：「你可從實招來！若是所招不實，刑法從事。」毛如虎道：「咱不招則已，既招尚有什麼虛言！」因道：「去年七月間，咱從奉天同著伙伴：一叫于亮，一叫畢超，欲往南方幹一趙買賣，便道北京，看看風景。這日走到山東兗州府境內青草山，見有三個過客，騎了牲口。咱只道他是經商大賈，便上前劫取財物。及至被我們三人一人殺了一人，搜其身畔，只有一百多兩銀子，另有一張文憑。咱將銀子取了，將文憑藏好，復將那三人，俱埋於青草山內。因思有了這文憑，何不就去到任？做個現任官兒，也覺有趣。於是就將畢超、于亮兩人，充作官親，另外又伙了幾個亡命到此。這是截殺謝養儒，冒充知縣的實話。若問殘害百姓，咱只知道索取規費，勒派地丁。有那個做官的帶來的賊銀，被咱知道了，同著于亮、畢超，前去劫掠他的財物。」

他就到縣裡來告，咱只說他這宗財物，也是暗劫來，就被人家劫去，也還可以抵其實，就是咱們取來使用了。至於奸占婦女，也是有的，現在此間，還留著五六個。有的是名為價買，實是暗占；有的是暗劫而來，圖其歡樂。咱若不在這色字上用功，也不至於遭你這美人計所賺。這都是咱爺爺的莫大功德，一生作為。別的事，咱就不知道了。」

施公聽罷，命人錄了口供，又叫人將那些被奸占婦女捉來。

施公一一問道：「你等為何被他所騙？」只見堂下那些婦女，有的道：「他本來說是買來作妾，及至父兄向他討價，便霸佔不放。」有的說：「是夜間被他劫來，家中父母還不知道呢！」

這種強盜行為，若非大人將他治罪，我等便受苦不盡，有冤難伸了。」施公一一問明姓名住址，當飭差役，傳知父兄，當堂領回。又命將那受傷未死的，捉來審問。一會子提到，跪在地上。施公問道：「你等叫什麼名字？膽敢隨著毛如虎作惡。你等從實招來，若有半字虛浮，不免皮肉受苦！」只聽到下面說道：「小的名喚張三，本是萊州人氏。因到南方尋親不遇。毛如虎他說是現任知縣，欲僱家丁服役，因此小的才來跟他，不知道是假的。自到此地，並不敢助紂為虐，衙內所有一切經手事件，皆是薛霸所為。」施公便問：「誰叫薛霸？」金大力便上前回道：「薛霸前夜已被小人用棍擊死。」施公聽罷，又問別人所供，大半相同，皆是為毛如虎所僱。施公又問本署差役，是否屬實，有無作惡情事？本署書差也說：「薛霸最為可惡，所有勒索規費，誘騙婦女等情，皆出薛霸一人之手。」施公便命各責一百板，備文遞解回籍。差役答應，就將各人責罰已畢，先行收監，候備文遞解。施公即判道：「毛如虎係著名巨盜，伙合黨羽于亮、畢超，於山東兗州府界，截休殺部選原任賴榆知縣謝養儒等主僕三人，即盜取文憑，頂名冒替，馳赴縣任。」

半年以來，奸盜邪淫，殘害百姓，無惡不作，小民受害匪輕。

國法難容，天理何在？應照律加一等治罪。著即綁赴市曹，凌遲處死，以重國典，而恤民辜。被害之家，聽其伸雪。畢超、薛霸，相助為虐，律應處斬，既經格殺，應無庸議。于亮甘為黨羽，竟敢刀傷千總何路通，雖經在逃，仍著懸賞嚴加緝獲到案，以清盜源。」判畢，即命黃天霸，督同守備吳邦乾，率領本營兵丁，押犯赴市曹。並著李昆、關太、王殿臣、郭起鳳、金大力、李七侯，護押前行。

各官遵命，天霸立即換了服色：頭戴大紅貢緞風帽，身穿大紅胡縐披風，腰掛寶刀，坐下戰馬。將毛如虎捆綁停當，當堂賞過盞酒片肉，兩人推著犯人前行，劊子手執刀在後。李昆等七人，各執鋼刀，周圍押護，城守兵丁，亦手持刀刃，圍護而行。守備吳邦乾，恭請王命牌，一會子到了法場。黃天霸升座公案，毛如虎跪在一旁，李昆等緊緊相護，營兵環列四面，圍得如鐵桶相似。只聽炮聲一響，劊子手走上一刀，毛如虎頭已落地，復由劊子手凌遲。即將首級送上驗實，便命帶赴縣署，懸竿示眾。然後各官回衙。施公便命計全暫行署理縣事，一面具奏請補，一面札飭山東兗州府前往青草山，起驗謝養儒及家丁屍身三具，妥為封殮。並傳家屬領取屍棺；再由該管地方官，發給恤銀一千兩，為謝養儒家屬養贍之費。當晚施公又具了一道本章，寫道：頭品頂戴漕運總督兼巡安御史世襲一等侯爵臣施仕倫，跪奏：為巨盜劫殺命官，頂名冒替，偽充知縣，殘害百姓，當經訪拿查明，就地正法；並請旨簡選知縣，恭折仰祈聖鑒事。竊臣行抵江南海州賴榆縣界，據該縣紳商士庶，出境攔控現任賴榆縣知縣謝養儒，貪財枉法，勒索規費，誘占婦女，無所不為，具告前來。臣當即准詞，飭令原告，聽候查辦。一面隨帶副將黃天霸、參將關小西，改裝服色，潛入賴榆縣城，明查暗訪該縣劣跡，與原告相符，詢謀僉同，毫無捏飭。當時，頗深所惑。查謝養儒由進士出身，補授斯缺，何致辜恩枉法，至於斯極，其中頗有不實不盡之處。正在疑慮之間，忽據壯士朱光祖馳赴前來，密報：該縣係為著名巨盜毛如虎，曾於上年七月間，伙同黨羽于亮、畢超，在山東兗州府界青草山地方，殺害知縣，竊取文憑，冒赴斯任。並稱：情願協同緝獲，等語。臣隨派朱光祖詳加偵探，是否屬實，具實呈報。後復據朱光祖報稱：該縣實係毛如虎，不但為著名巨盜，而且異常精悍，素有刀槍不入之功，非力敵可以擒獲。唯好色太甚，可否以美人計去賺，等情。臣聆察朱壯士朱光祖之言，似尚有當。

唯難得貌勇兼全之婦女，堪當此任。正深籌劃，旋據副將黃天霸之妻張桂蘭、參將關太之妻郝素玉，奮勇當先，呈情前去。臣當就准如所請。復派千總何路通、把總金大力，隨同張桂蘭、郝素玉，改扮江湖賣藝顏色，在於縣城都天廟內，耍賣雜劇，藉以引誘。並派千總計全，暗地偵探，是否為其所誘。迨經千總計全報稱：張桂蘭等即於本日，由該盜頭目偽充縣署家丁薛霸，招住署內演劇。臣據報後，隨派副將黃天霸、參將關太等，協同擒拿，毋任漏網。該副將等去後，旋於次日報稱：張桂蘭與郝素玉，自為該盜頭目薛霸招住縣署，即於：當晚用酒將毛如虎灌醉，因而擒獲。其黨羽畢超、頭目薛霸，亦於是夜格殺身死；唯于亮逞凶拒捕，勇悍異常。當經千總何路通與之格鬥多時，身受重傷，因被該盜逃逸未獲等情前來。臣當就縣署將毛如虎提案嚴訊，始則挺刑不認，復經嚴訊，始稱：於上年七月間，伙同黨羽，行經山東兗州府界青草山地方，見有過客三人，疑為商賈，上前截殺身死；搜其身畔，見有文憑，知係候補賴榆縣知縣謝養儒，領憑赴任。該盜便將該故知縣，及家丁二人之屍身，同埋青草山內；一面竊取該故知縣文憑，冒名頂替，前赴任所。迨經到賴榆縣任後，遂又使縱該盜頭目，冒充家丁之薛霸，在外勒索規費；誘劫婦女，以供該賊慾望。並於黑夜，伙同黨羽畢超、于亮潛出，劫掠民間財物等情。臣研訊再三，供認如一。當經臣派副將黃天霸，及賴榆縣守備吳邦乾，押赴市曹，就地正法。其黨羽畢超、頭目薛霸，均格殺身死，應毋庸議。

至拒捕在逃之該盜黨羽于亮一名，復由臣通札各地方官暨防營，一體懸賞認真緝拿，務獲到案，毋任遠揚。並一面札飭州府，起驗原任賴榆縣知縣屍身，妥為殮殮。仍由該管地方官，傳知該故縣家屬，領取屍棺，並著給恤銀一千兩，交該故縣家屬，為養贍之費，以示體恤，而安亡鬼。

所有賴榆縣知縣員缺，查係繁難要缺，非精明強幹之員，不足以資治理。現經臣暫委臣千總計全，暫行護理。應請旨飭下部臣妥速遴選幹員，前往補授，以重要缺，而安地方。臣所訪拿劫殺命官，冒充知縣之著名巨盜，遵律就地正法。並請旨簡選賴榆縣知縣員缺，理合恭折具陳。伏乞聖上聖鑒訓示，謹奏。

施公將奏稿起畢，當命幕友臚繕，以便入奏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